

開放文學－歷代筆記－淞隱漫錄 章志芸

章志芸，名初編，字史雲，太倉人，寄籍金陵。父母相繼沒，依於叔氏以居。遺田□餘頃，亦叔為之經理。叔無所出，愛之不啻掌上珍，延名師課之讀。生絕警慧，年僅舞勺，已畢□三經。遠近世家爭婚之，生皆不願。詢其故，則曰：「非世上第一人，不屑與之為伉儷也。」因共笑生為癡，謂：「童子何知，乃眼界如是之高耶？」同學有鄭生者，佻達子也，與章台柳娘相稔。新至一妓，即其東鄰任氏女子媚蘭也。繩其美於生前，生惑之，爰誘生為狹斜游。生一見大悅，張燈設宴，遂留宿焉。酒闌燭，極盡繾綣。媚蘭素知其叔富於金繒，生年稚而性，不難以術取計致也。生惟持夜合資數□金，揮霍易罄。媚蘭故將為漢之行，其竊叔氏重資以出。會叔收某肆子母一項，約略千金，生篋篡取之，盡攜以畀媚蘭。媚蘭曰：「此間不可居矣。一朝叔氏追呼若至，何以避之？不知偕郎同至漢。」生從之，竟宵遁。終日匿媚蘭所，絕不外出，一切衣服飲食，悉仰給於媚蘭。荏苒年餘，以牀頭金盡告。媚蘭漸出侑觴，漸至寄宿他所，數夕不歸，大為姊妹行所白眼。

一日，媚蘭謂生曰：「妾與郎結好期年，尚未能徵蘭夢。此處有白衣大士庵，祈嗣甚有靈應。妾欲偕郎往禱之，何如？」生喜許之，乘輿同行。庵中皆優婆夷，接待甚周，為設蔬筍筵。焚香許願既畢，女請先發，郎可後至。及生回，則室中闕無一人；詢之鄰右，並無知者。生知為所誑，哭幾失聲。顧旅囊中不名一錢，進退維谷。屋主以居人既去，將加扇，驅生出戶。日既暮，枵腹獨行衢市間，饑餒中燒，無所為計。自念至此不如以一死了之。急趨出西郭郊外，其地多荒塚古墓，松楸夾道，榆柏參天，但見鬼磷上下，■鶴聲磔然，殊可駭異。生絕無所畏，自解帶縊於叢樹下。

初覺百竅憤張，心若油沸；旋覺魂從頂出，離身而立，飄然若躡虛空，天地光明，有如別一世界。忽身畔有老人歎息聲曰：「前日何其樂，今日何其悲！少年人至此，良可悟矣。」生轉身視之，則見一老翁白髮蒼顏，銀鬚飄拂，仙風道骨，豐度不凡。因起與為禮。翁曰：「草舍距此咫尺，盍一枉臨，以度今夕？」生但唯唯。翁於是扶杖為前導。

曲折行半里許，林薄中微漏燈光，一溪橫亙，渡以略，垂楊下板扉臨水。翁叩之以杖，即有垂髻女子前來啟門。翁肅生入草堂，待以客禮。須臾，山肴野蔌，雜然前陳。翁曰：「草具本不足以供客，知君猶未晚餐，聊以充饑。」生遜謝而後入座食之，有逾珍錯。翁謂生曰：「至此途窮境盡，亦思作歸計否？」生俯首不語，淒然欲涕。再詢之，則曰：「必得稍有進境，然後言旋；否則何面目見江東父老？」翁曰：「子誠有志，青雲不難致也。僕有甥女，年甫及笄，父母早世，孤與君等。君如不棄，當為作伐。甥女現住濟南城，君如入都，可順道訪之，為達鄙意，姻事自諧。結後挈眷至都門，一切自能為君籌也。」翁即於燈下作書，並饋以朱提□笏為資斧，呼婢置臥具於堂北。生倦極即眠，天明夢醒，陡覺露涼侵肌，風尖砭骨。啟眸四顧，則身臥塚上；起視界石，乃嚴氏墓道也。

先是，生縊，有好事者路經其地。時明月正中，清光如畫，見樹上赫然懸人屍，急解之下。灌救百端，卒不蘇，乃移置墓上，將於明日瘞其屍焉。生既蘇，捫囊中信札朱提俱在，駭甚，知夜間所遇者，即墓中鬼也。因感其德，拜禱不置，信其言逕赴濟南。視翁牆面所書甥女王姓，字蟾香，居城北恒善里第四家，探訪三日，竟乏端倪。方以為鬼媒不足憑，廢然將返。

一夕，因行道渴甚，小飲酒家，乞漿於當爐一媪。探囊取錢，誤墮翁信於地，而生未知也。媪拾信展視，自詫曰：「此信乃致我甥女蟾香者，何為在此？」生因自承曰：「此乃我適所遺者。既為媪甥，當知其處，余覓之已三日矣。」媪曰：「無怪君之難尋也，甥女已遷百福巷中，新居頗適觀也。」即命店中童子導往，不百餘武已至。金漚浮釘，宛然閨闈。司閨者僅一男子。既入內廳，奔走承奉者皆雛鬟也。生出書授婢。須臾，即傳女命：「立延媪來，代余款新客。」媪至，入內即出，秉燭上下視生曰：「此即我甥婿耶？丰姿玉映，骨相冰清，擇得嬌客如此，殊足快意。老髻奴眼力頗不謬也。」傳呼閨人，促召左右鄰里至，擇吉完姻。頃之，衣冠者踵至。群擬三日後為吉期，一切陳設，備極華麗。

至日，笙歌嘹亮，燈火輝煌，交拜合巹，一如江浙禮。洞房既入，乃揭紅巾。生視新人儀態萬方，秀麗罕匹，靡曼寡儔，真神仙中人也。生喜極欲狂，幾疑為夢寐中。由是相得甚歡，如膠投漆。生謂女曰：「今既得卿，當還鄉里奉事叔氏，少承膝下歡。」女曰：「妾已為君納粟捐主事，可北上應京兆試，若得聯捷，歸亦未晚。」生曰：「飄泊已來，視文字杳如隔世，帖括之學，久不復習，腕底荊棘何止斗許。恐居康了，孤負阿卿奈何？」女笑曰：「無妨。至時妾當代君入闈，斷不倒繃嬰孩，供君一笑。」乃選佳日，夫婦並車入都。臧獲如雲，行李赫。試期伊邇，女常服生衣冠，效生裝束，習生態度，驟見者幾不能辨。

三場既畢，女命生將文遍呈諸名宿，咸擊節歎賞，決其必售。榜出，然居前列。明年會試，捷南宮，入詞苑。見生文者，君譽以英俊不凡，不知皆牀頭人為之捉刀也。生遂乞假歸里，偕女俱旋。叔重見生，如獲異寶。

初，生獲雋，報人疊至。叔以生久亡去，固疑為誤。至是始知其非謬也。生偶與女言及「昔年得遇舅氏，乃在嚴氏殯宮，豈舅氏已登鬼■耶？」女曰：「舅氏得授太陰煉形之術，已成地仙。近來遊戲人間，不日將臨視予。君慎勿言其昔事，恐駭聽聞也。」生後以大考一等，出為四川學政。凡蜀中名勝之區，無不為蠟屐所經。

一日，於峨眉山下見一黃冠，■髯偉貌，神宇清澈，長揖謂生曰：「貴人今日尚識老夫否？」生促不知所對。道人袖出一書，曰：「歸示君夫人自知。」生回成都，以書授女，始知即舅氏也，而容貌已變矣。旋由京察記名為御史，參劾所及，不避權貴，鯁直之聲震一時。繼陳臬楚北，釋幽滯，剖誣枉，所有歷來疑獄，一經鞫問，無不立白，民間幾有「青天」之稱，比於宋之包拯，其實皆內助之力居多也。

一夕，偶與女閱一盜案，乃大盜劫某王邸物寄贓於勾欄中，為盜所攀者，即任媚蘭也，時已為房老矣。家有四姬，並皆佳妙，俱以蘭字命名：一曰湘蘭，二曰沅蘭，三曰澧蘭，四曰瀟蘭；瀟蘭最幼，尤為絕色。至是並已星散。媚蘭年比徐娘，丰韻猶存，此時帶兩梨花，亦幾經摧折矣。生因指謂女曰：「此即誑余千金，中道棄余者也。今日適經余讞訊，當以重刑斃之杖下。」女曰：「不可。凡有仇怨，宜解不宜結。前日之事，安知非君過去生中曾負此女債，故今為之償耶？至歡喜緣變成冤孽障，亦由前生注定。今彼已報君，了此一重公案，而君復報彼；冤仇相報，休時可了？不如與君解釋此段因緣。」生許之。逮媚蘭上堂，一睹生面，似曾相識，輾轉審思，疑是生；及私詢姓名，果生也，歎曰：「孽冤哉！我命盡於是矣！」

生為反覆推鞠，盡得盜攀誣狀，媚蘭實不知情，立行提釋；又陰使人饋以重金，代贖四蘭，並時周其窮。媚蘭皆知出自生德，感深刺骨，為立長生祿位，朝夕焚香頂禮。適生叔氏卒，奔喪回籍。媚蘭亦挈四姬俱歸，親詣生家，願奉侍生，沒齒不貳。四姬盡充生下陳，悉嫻歌曲，工弦管，頗通書史。以此生晚年頗享豔福焉。或曰：女亦地仙之流，當生卒時，年已耄耋，而女貌猶如二□許歲人。及葬而返，女已不知所在。